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子不語 第二十三卷

**太白山神** 秦中太白山神最靈。山頂有三池：曰大太白、中太白、三太白。木葉草泥偶落池中，則群鳥銜去，土人號曰「淨池鳥」。

有木匠某墜池中，見黃衣人引至一殿，殿中有王者，科頭朱履，鬚髮蒼然，顧匠者笑曰：「知爾藝巧，相煩作一亭，故召汝來。」匠遂居水府。三年功成，王賞三千金，許其歸。匠者嫌金重難帶，辭之而出，見府中多小犬，毛作金絲色，向王乞取。王不許，匠者偷抱一犬於懷辭出。路上開懷視之，一小金龍騰空飛去，爪傷匠者之手，終身廢棄。歸家後，忽一日雷雨下冰雹皆化為金，稱之，得三千兩。

### 太平閒吏

王員外中齋，予告後卜居江寧，題一齋額曰：太平閒吏。後□年，員外卒，屋之東偏，售於太平守王克端；屋之西偏，售於太平守李敏第。

### 楚雄奇樹

楚雄府<sub>嘉州</sub>者，卜夷地方，有冬青樹，根蟠大□里，遠望如開數□座木行，其中桌椅牀榻廚櫃俱全，可住□餘戶。惜樹葉稀，不能遮風雨耳。其根拔地而出，枝枝有腳。

### 泗州怪碑

泗州虹縣有井，是禹王鎖巫支祈處，鐵索猶存。旁有石碑，頭不可動。一那移其頭，則碑孔內便流黃水如金色。

### 雁蕩動靜石

南雁蕩有兩石相壓，大可屋二間，下為靜石，上為動石。欲推動之，須一人臥靜石上撐以雙腳，石轟然作聲，移開尺許，如立而手推之，雖千萬人，不能動石一步。其理卒不可解。

### 瓦屑廟石人無頭

太湖旁有瓦屑廟，廟不甚大，中坐石人二□餘，頭皆斲落在地，亦有以手握之者。相傳：張士誠被圍，夜有石將軍率部伍拒戰甚勇。城破後，廟中石人頭俱墜地矣。一云：明末，石人夜為民崇，故村民以鐵鋤擊去其頭。

### 三貓同日殉節

江寧王御史父某有老妾，年七□餘，畜□三貓，愛如兒子，各有乳名，呼之即至。乾隆己酉，老奶奶亡，□三貓繞棺哀鳴。喂以魚膾，流淚不食，餓三日，竟同死。

### 鬼吹頭響

林千總者，江西武舉。解餉入都，路過山東，宿古廟中。僧言：「此樓有怪，宜小心。」林恃勇，夜張燈燭，坐以待之。半夜後橐橐有聲，一紅衣女踏梯上，先向佛前膜拜，行禮畢，望林而笑。林不在意，女被髮瞋目，向前撲林。林取几擲之，女側身避几，而以手來牽。林握其手，冷硬如鐵。女被握，不能動。乃以口吹林，臭氣難耐。林不得已，回頭避之。格鬥良久，至雞鳴時，女身倒地，乃僵屍也。明日報官焚之，此怪遂絕。然林自此頭頸響如茄瓢，不復能正矣。

### 蝦蟆教書蟻排陣

余幼住葵巷，見乞兒索錢者，身佩一布袋，兩竹筒。袋貯蝦蟆九個，筒貯紅白兩種蟻約千許，到店市櫃上演其法畢，索錢三文即去。

一名「蝦蟆教書」。其法設一小木椅，大者自袋躍出坐其上，八小者亦躍出環伺之，寂然無聲。乞人喝曰：「教書！」大者應聲曰：「閣閣。」群皆應曰：「閣閣。」自此，連曰：「閣閣。」幾聒人耳。乞人曰：「止。」當即絕聲。一名「螞蟻擺陣」。其法：張紅白二旗，各長尺許。乞人傾其筒，紅白蟻亂走櫃上。乞人扇以紅旗曰：「歸隊！」紅蟻排作一行；乞人扇以白旗曰：「歸隊！」白蟻排之作一行。乞人又以兩旗互扇喝曰：「穿陣走！」紅白蟻遂穿雜而行，左旋右轉，行不亂步。行數匝，以筒接之，仍蠕蠕然各入筒矣。蝦蟆螞蟻，至微至蠢之蟲，不知作何教法。

### 木犬能吠

葉公文麟言在京師到某比部家，甫叩門，有獅毛惡犬咆哮而出，狀若噬人者，葉大怖。主人隨出喝之，犬臥不動。主人視客，笑吃吃不止。問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此木犬也，外覆以獅毛，中設關鍵，遂能吠走。」葉不信，主人更出一雞，黃羽絳冠，申頸報曉。披毛視之，亦木所為。

### 銅人演西廂

乾隆二□九年，西洋貢銅伶□八人，能演《西廂》一部。人長尺許，身軀耳目手足，悉銅鑄成；其心腹腎腸，皆用關鍵湊接，如自鳴鐘法。每齣插匙鎖鑰，有一定準程，誤開則坐臥行止亂矣。張生、鶯鶯、紅娘、惠明、法聰諸人，能自行開箱著衣服。身段交接，揖讓進退，儼然如生，惟不能歌耳。一出演畢，自脫衣臥倒箱中。臨值場時，自行起立，仍上戲毯。西洋人巧一至於此。

### 雙花廟

雍正間，桂林蔡秀才，年少美風姿。春日戲場觀戲，覺旁有摩其臀者，大怒，將罵而毆之。回面，則其人亦少年，貌更美於己，意乃釋然，轉以手摸其陰。其人喜出望外，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，亦桂林富家子，讀書而未入泮者也。兩人遂攜手行赴杏花村館，燕飲盟誓。此後出必同車，坐必同席，彼此熏香刺面，小袖窄襟，不知烏之雌雄也。

城中惡棍王禿兒伺於無人之處，將強姦焉。二人不可，遂殺之，橫屍城角之陰。兩家父母報官相驗。捕役見禿兒衣上有血，擒而訊之，吐情伏法。兩少年者平時恂恂，文理通順，邑人憐之，為立廟，每祀必供杏花一枝，號「雙花廟」。偶有祈禱，無不立應，因之香火頗盛。

數年後，邑令劉大鬍子過其地，問雙花廟原委，得其詳，怒曰：「此淫祠也，兩惡少年，何祀之為？」命里保毀之。是夜，劉夢見兩人一掙其鬍，一唾其面，罵曰：「汝何由知我為惡少年乎？汝父母官，非吾奴婢，能知我二人枕被間事乎？當日三國時，周瑜、孫策俱以美少年交好同寢宿，彼蓋世英雄，汝亦以為惡少年乎？汝作令以來，某事受枉法贓若干，某年枉殺周貢生某，汝獨非惡人！而謂我惡乎？吾本欲立索汝命，因王法將加，死期已近，姑且饒汝！」袖中出一棍，長三尺許，繫劉辮髮上曰：「汝他日自知。」

劉驚醒，與家人言，將復建廟祀之，而赧於發言。未幾，以贓事被參，竟伏絞罪，方知一棍之徵也。

### 假女

貴陽縣美男子洪某，假為針線娘教女子刺繡，行其技於楚、黔兩省。長沙李秀才聘請刺繡，欲私之，乃以實告。李笑曰：「汝果男耶，則更美矣！吾嘗恨北魏時魏主人宮朝太后，見二美尼，召而昵之，皆男子也，遂置之法。蠢哉魏主！何不封以龍陽而畜為侍從？如此不獨已得倖臣，且不傷母后之心。」洪欣然就之。李甚寵愛。

數年後，又至江夏，有杜某欲私之。洪欲以媚李者媚杜，而其人非解事者，遂控於官。解回貴陽，臬使親驗之：其聲嬌細，頸無結喉，髮垂委地，肌膚玉映，腰圍僅一尺三寸，而私處稜肥肉厚如大鮮菌。自言幼無父母，鄰有孀母撫養之。長與有私，遂不剃髮，且與纏足，詭言女也。鄰母死，乃為繡師教人。□七歲出門，今二□七歲。□年中所遇女子無算。問其姓氏，曰：「抵我罪足

矣，何必傷人閨闈？」訊以三木，始供吐某某。撫軍欲擬長流，臬使爭以為妖人，非斬不可，乃置極刑。

死前一日，謂獄吏曰：「我享人間未有之樂，死亦何憾！然某臬使亦將不免。我罪止和姦，畜髮誘人，亦不過刁奸耳，於律無死法。且諸女子與通姦，皆閨味不明之事，盡可覆蓋，何必逼我供招！宜誦章奏，各擬重杖，使數郡縣富貴人家女子玉雪肌膚困於朱木乎？」次日，赴市受戮，指其跪處曰：「後三年，訊我者在此矣。」已而臬使果以事誅，眾咸異焉。

余謂此事與《明史》所載嘉靖年間妖人桑柘相同，桑不報仇而洪乃報仇，何耶？

### 預知科名

族弟袁楠，作秀才時，癸酉鄉試，因有家難，場前奔走倦矣。入闈，進洪字三號。天已晚，即鋪板熟睡。二鼓後，聞有人問：「何號是袁相公？」不覺驚起。其人乃同考秀才，素不相識者，問：「君姓袁，可名楠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其人拱手作賀曰：「君已中矣。」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我臨安人，姓謝，與君同號。頃睡夢間，聞外喊題目紙聲甚急。及取之，只一紙，首題是『邦有道，危言危行』二句。其時同號中有六七人，嘈嘈爭問：『題目何止一紙？』外答曰：『此號只中洪字第三號袁某，應得一紙耳。』君既坐此號，名姓皆符，故來相報。」袁謝而頷之。

黎明，題紙出，果如其言，乃大喜，自命必中，縱筆疾書，文如宿構，榜發，竟登第。

### 胡鵬南

胡公鵬南，巡視中城。一日，聞姊病，往視之。姊已昏迷，聞胡至，謾然而起曰：「弟來視我甚善，然弟宜速歸。」胡不肯，姊起用手推之，家人子弟不解其故。胡既歸，姊語家人曰：「我方死去，押差將送我至城隍府，路遇旌旗皂役曰：『舊城隍升去，新城隍到任，汝且將女犯押回。』問：『新城隍何人？』曰：『吏科給事中胡鵬南也。』我驚醒，不意鵬南即坐我牀上，故我勸令還家，汝等可速往視之。」如其言，胡已沐浴朝服無疾而逝矣。胡乃春圃座師。

### 龍護高家堰

乾隆二七年，學使李公因培科考淮安。清晨，風雨怒號，生徒驚顧，不能唱名。正躊躇間，地大震，輾外旗竿，被龍攫入雲中，不知所往，河水暴漲，與高家堰相齊。河督高公及各廳官面如土色，皆云西風一大，則淮揚休矣。方恐怖間，忽轉東風，天低若蓋，將壓人頭，見黑龍在雲中拖尾取水，數捲後，頃刻之間，洪澤湖水低三丈，人心大安。龍之鱗甲金光四射，惟頭身則不可見。此石埭縣教官沈公雨潭所目擊。

### 雷公被污

沈公又云：是年淮安有雷轟轟然將擊孤貧院中一老婦。婦方解褲溲，心急甚，即以馬桶潑之，隨見金甲者繞屋而下。少頃，有雷神蹲老婦之旁，尖嘴黑身，長二尺許，腰下有黑皮如裙遮掩下體，瞪目無言，兩翅閃閃搖動不止。居民報知山陽縣官，官遣道士來畫符建醮，以清水沃其頭，至餘石，次日復雨，才能飛去。

### 李文貞公夢兆

李相公光地未貴時，祈夢於九龍灘廟。神贈詩一聯云：「富貴無心想，功名兩不成。」李意頗惡之。後中戊戌科進士，為宰相，方知「戊戌」兩字皆似「成」字而非「成」字，「想」字去「心」恰成「相」字。

### 鬼求路引

德齡安孝廉，知太倉州事。內幕某，浙人也，偶染時症。一夕，大呼曰：「歸歟！歸歟！胡不歸？」察其音，陝人也。問：「何以不歸？」曰：「無路引。」問：「何以死於此？」曰：「我寧夏人，姓莫，名容非，前太倉刺史趙西遠親也。萬里齎糧而來，為投趙故。趙刺史反拒不納，且一文不贈，故窮餒死於此。」問：「何以不纏趙？幕友與汝寧有冤乎？」曰：「趙已他遷，鬼無路引不能出境，纏他人無益，故來纏幕友，庶幾驚動主人，哀憐幕友，必與我路引。」德公聞而許之，召吏房作文書，咨明一路河神關吏，放莫容非魂歸故鄉。幕友病不醫而愈。

### 石揆諦暉

石揆、諦暉二僧，皆南能教也。石揆參禪，諦暉持戒，兩人各不相下。諦暉住杭州靈隱寺，香花極盛。石揆謀奪之。會天竺祈雨，石揆持咒召黑龍行雨，人共見之，以為神。諦暉聞知，即避去，隱雲棲最僻處，石揆為靈隱長老，垂三三年。身本萬曆孝廉，口若懸河，靈隱蘭若之會，震動一時。

有沈氏兒喪父母，為人傭工，隨施主人寺。石揆見之大驚，願乞此兒為弟子，施主許之。兒方七歲，即為延師教讀。兒欲肉食，即與之肉，兒欲衣繡，即衣之繡。不削髮也。兒亦聰穎，通舉子業。年將冠矣，督學某考杭州，令兒應考，取名近思，遂取中府學第三名。

月餘，石揆傳集合寺諸僧曰：「近思，余小沙彌也，何得瞞我入學為生員耶？」命跪佛前剃其髮，披以袈裟，改名「逃佛」。同學諸生聞之大怒，連名數百人上控巡撫、學院，道「奸僧敢剃生員髮，援儒入墨，不法已甚！」有項霜泉者，仁和學霜也，率家僮數人篡取近思，為假辮以飾之，即以己妹配之，置酒作樂，聚三學弟子員賦《催妝詩》作賀。諸大府雖與石揆交，而眾怒難犯，不得已，准諸生所控，許近思蓄髮為儒。諸生猶不服，各洶洶然，欲焚靈隱寺毆石揆。大府不得已，取石揆兩侍者，各答五，群忿始息。

後一月，石揆命侍者撞鐘鼓召集寺僧，各持香一炷禮佛畢，泣曰：「此予負諦暉之報也。靈隱本諦暉所住地，而予以一念爭勝之心奪之，此念延綿不已，念己身滅度後，非有大福分人，不能掌持此地。沈氏兒風骨嚴整，在人間為一品官，在佛家為羅漢身，故余見而傾心，欲以此坐與之。又一念爭勝，欲使佛法勝於孔子，故先使人學，以繼我孝廉出身之衣鉢，此皆貪嗔未滅之客氣也。今侍兒受杖，為辱已甚，尚何面目坐方丈乎？夫儒家之改過，即佛家之懺悔也，自今以往，吾將赴釋梵天王處懺悔百年，才能得道。諸弟子速持我禪杖一枝，白玉鉢盂一個，紫衣袈裟一襲往迎諦暉，為我補過。」群僧合掌跪泣曰：「諦暉逃出已三三年，音耗寂然，從何地迎接？」曰：「現在雲棲第幾山第幾寺，戶外有松一株、井一口，汝第記此去訪可也。」言畢，跌坐而逝，鼻垂玉柱二尺許。群僧如其言，果得諦暉。

沈後中進士，官左都御史，立朝有聲，諡清恪。雖貴，每言石揆養育之恩，未嘗不泣下也。

諦暉有老友憚某，常州武進人，逃難外出披甲，有兒年七歲，賣杭州駐防都統家，諦暉欲救出之。會杭州二月九日觀音生日，滿漢士女，咸往天竺進香，過靈隱必拜方丈大和尚。諦暉道行高，貴官男女膜手來拜者以萬數，從無答禮。

都統夫人某，從蒼頭婢僕數人來拜諦暉，諦暉探知瘦而纖者憚氏兒也，矍然起，跪兒前，膜拜不止，曰：「罪過！罪過！」夫人大驚問故，曰：「此地藏王菩薩也，托生人間，訪人善惡。夫人奴畜之，無禮已甚，聞又鞭撲之，從此罪孽深重，禍不旋踵矣！」夫人皇急求救，曰：「無可救。」夫人愈恐，告都統。都統親來長跪不起，必求開一線佛門之路。諦暉曰：「非特公有罪，僧亦有罪，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，罪亦大矣。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地藏王入寺，緩緩為公夫婦懺悔，並為自己懺悔。」都統大喜，佈施百萬，以兒與諦暉。諦暉教之讀書學畫，取名壽平，後即縱之還家，曰：「吾不學石揆癡也。」後壽平畫名日噪，詩文清妙。

人或問憚、沈二人優劣，諦暉曰：「沈近思學儒不能脫周、程、張、朱窠臼，憚壽平學畫能出文、沈、唐、仇範圍，以吾觀之，憚為優也。」言未已，以戒尺自擊其頸曰：「又與石揆爭勝矣，不可，不可！」諦暉壽一百零四歲。

### 天上四花園

嘉興祝孝廉維詰為中書舍人，好扶乩，言休咎往往有應者。將死前一月，乩仙自稱：「我天上看園叟也，特來奉迎。」祝問：「天上安得有園？」叟云：「天上花園甚多，不能言其數，但我所管領者，四園三主人耳。」問：「主人為誰？」曰：「冒辟疆、張廣泗，其一則足下也。」祝問：「冒與張絕不相倫，何以共在一處？」曰：「君等三人皆隸仙籍，冒降生為公子，享福太多，現

今未許復位，園尚荒蕪。張福力最大，以作經略時殺降太多，上帝怒之，將置冥獄，幸而生前已罹國法，故猶許住園。君在世無過無功，今陽數將終，可來復位。」言畢，乩盤不動。是年，祝病亡。

### 礮礮作怪

常州武生某，素有力。往金陵鄉試，路過龍潭，見一婦坐門首，因口渴，向其索茶。婦以生不分男女，大罵閉門進去。生思不與茶則已，何至詈罵，氣甚不平。見其田中臥礮礮一條，即用力擊起，架於樹上而去。明日，婦開門見之，詢鄰人，皆曰：「此物非數人不能動，莫非樹神所為乎！」因朝夕敬禮，有求必應。或侮慢之，即有不利。如是者月餘。

生試畢歸家，仍過其地。見所置礮礮尚在樹間，其下香火羅列，禳禱者紛紛，心知為己所誤，笑而不言。是晚，宿店中，思此事終是惑眾，必轉去說明方好。忽朦朧睡去，見有人告曰：「我某處鬼也，遊魂到此，假托樹神，以圖血食。君新科貴人，故不敢隱瞞。若肯見容不說破，感恩非淺。」言畢不見。生遂不轉去，逕回常州。是科榜發，果中舉人。

### 風流具

長安蔣生，戶部員外某第三子也，風流自喜。偶步海岱門，見車上婦美，初窺之，婦不介意；乃隨其車而尾之，婦有愠色，蔣尾不已，婦轉嗔為笑，以手招蔣。蔣喜出意外，愈往追車，婦亦回頭顧盼若有情者。蔣神魂迷蕩，不知兩足之蹣跚也。

行七八里，至一大宅，車中婦入。蔣竊立門外，不敢近，又不忍去。徘徊間，有小婢出手招蔣，且指示宅旁小門。蔣依婢往，乃園圍所也。婢低語：「少待。」蔣忍臭穢，屏息良久。日漸落，小婢出，引入，歷廚灶數重，到廳院，甚堂皇，上垂朱簾，兩僮倚簾立。蔣竊喜，以為入洞天仙府矣，重整冠，拂拭眉目，逕上廳。

廳南大炕上坐一丈夫，麻黑大鬚，箕踞兩腿，毛如刺蝟，倚隱囊怒喝曰：「爾何人？來此何為？」蔣驚駭身戰，不覺屈膝。未及對，聞環佩聲，車中婦出於室，鬚者抱坐膝上，指謂生曰：「此吾愛姬，名珠團，果然美也。汝愛之原有眼力，第物各有主，汝竟想吃天龍肉耶？何癡妄乃爾！」言畢，故意將婦人交唇摩乳以誇示之。生窘急，叩頭求去。鬚者曰：「有興而來，不可敗興而去。」問：「何姓？父何官？」生以實告。鬚者笑曰：「而愈妄矣，而翁，吾同部友也，為人子姪而欲污其伯父之妾，可乎？」顧左右取大杖：「吾將為吾友訓子。」一僮持棗木棍長丈餘，一僮直前按其項仆地，褲剝下，雙臀呈矣，生哀號甚慘。婦人走下榻踞而請曰：「奴乞翁開恩。奴見渠鬚比奴臀更柔白，以杖擊之，渠不能當；以龍陽待之，渠尚能受。」鬚者叱曰：「渠，我同寅兒也，不可無禮！」婦又請曰：「凡人上廟買物，必挾買物之具，渠挾何具以來，請驗之。」鬚者喝驗，兩僮手摩其陰報曰：「細如小蠶，皮未脫棗。」鬚者搔其面曰：「羞！羞！挾此惡具，而欲唐突人婦，尤可惡。」擲小刀與兩僮曰：「渠愛風流，為修整其風流之具。」僮持小刀握生陰，將剝其皮。生愈惶急，涕兩下。婦兩頰亦發赤，又下榻請曰：「翁太惡謔！使奴大慚。奴想吃餚餚，有五斗麥未磨，毛驢又病，不如著渠代驢磨麵贖罪。」鬚者問：「願否？」生連聲應諾，婦人擁鬚者高臥。兩僮負麥及磨石至，命生於窗外磨麥，兩僮以鞭驅之。

東方大白，炕上呼云：「昨蔣郎苦矣，賜餚餚一個，開狗洞放歸。」生出，大病一月。

### 騙人參

京師張廣號人參鋪甚大。一日，有騎馬少年負銀一囊到店，先取百兩與作樣，而徐取參數包閱之，曰：「我主人性瑣碎，買參不如其意，必加呵責，我又不善擇參，可否存此樣銀於店，命老成伙計多帶上等參同往主人處，憑其自擇何如？」店家以為然，即收銀遣店中雙負參數斤偕往，臨行囑曰：「謹持參，勿落他人手也。」

進東華門，至一大府第，少年同登樓，樓上主人美鬚眉，披貂裘，戴藍寶石頂，病奄然，倚枕踞牀，目負參者曰：「所攜參果遼東頂上者耶？」店雙唯唯。旁兩僮捧參上，逐包開檢，所批駁皆洞中行情。

閱未畢，忽門外車馬聲甚喧，一客人。主人惶遽，命侍者下樓，辭以病不能會客，低語負參者曰：「此向我借債客也，斷不可使上樓。彼上樓見我力能買參，則難以無錢相復矣。」客在樓下呼曰：「汝主病詐也，必是抱優童、娶小奶奶，不許我登樓。我偏欲上樓一看！」兩侍者固拒之，爭吵不已。

主人愈惶急，又低語負參者曰：「速藏參！速藏參！毋為惡客所見！牀下竹箱可以安放。」以銅鎖鑰匙付之曰：「汝坐箱上護守參，我自下樓見彼，或能止其上樓，亦未可定。」踉蹌下樓，與客始而寒暄，繼而戲罵。客必欲上樓，主人又固拒之。客大怒曰：「汝不過防我借銀耳！慮我見汝樓上有銀故也。如此薄待我，我即去，永不再來！」主人陽為謝罪，送客出，僮僕亦隨之出，許久寂然。

負參者端坐箱上以待；良久不至，始有疑意。開鎖取參，參不見。藏參之箱，一活底箱也，箱底板即樓板。方戲罵時，從樓下脫板取參，守參者不知也。

### 偷畫

有白日入人家偷畫者，方捲出門，主人自外歸。賊窘，持畫而跪曰：「此小人家祖宗像也，窮極無奈，願以易米數斗。」主人大笑，嗤其愚妄，揮叱之去，竟不取視。登堂，則所懸趙子昂畫矣。

### 偷靴

或著新靴行市上，一人向之長揖，握手寒暄，著靴者茫然曰：「素不相識。」其人怒罵曰：「汝著新靴便忘故人！」掀其帽擲瓦上。著靴者疑此人醉，故酗酒。方彷徨間，又一人來笑曰：「前客何惡戲耶！尊頭暴露烈日中，何不上瓦取帽？」著靴者曰：「無梯奈何？」其人曰：「我慣作好事，以肩當梯，與汝踏上瓦何如？」著靴者感謝。乃蹲地上，聳其肩。著靴者將上，則又怒曰：「汝太性急矣！汝帽宜惜，我衫亦宜惜。汝靴雖新，靴底泥土不少，忍污我肩上衫乎？」著靴者愧謝，脫靴交彼，以襪踏肩而上，其人持靴逕奔，取帽者高居瓦上，勢不能下。市人以為兩人交好，故相戲也，無過問者。失靴人哀告街鄰，尋覓得梯才下，持靴者不知何處去矣。

### 偷牆

京中富人欲買磚造牆。某甲來曰：「某王府門外牆現欲拆舊磚換新磚，公何不買其舊者？」富人疑之曰：「王爺未必賣磚。」某甲曰：「微公言，某亦疑之，然某在王爺門下久，不妄言。公既不信，請遣人同至王府，候王出，某跪請，看王爺點頭，再拆未遲。」富人以為然，遣家奴持弓尺偕往。故事：買舊磚者，以弓尺量若干長，可折二分算也。適王下朝，某甲攔王馬頭跪，作滿洲語喃喃然。王果點頭，以手指門前牆曰：「憑渠量。」甲即持弓尺率同往奴量牆，縱橫算得□七丈七尺，該價百金，歸告富人，富人喜，即予半價。

擇吉日，遣家奴率人往拆牆，王府司閻者大怒，擒問之，奴曰：「王爺所命也。」司閻者啟王，王大笑曰：「某日跪馬頭白事者，自稱某貝子家奴，主人要築府外照牆，愛我牆式樣，故來求丈量，以便如式砌築。我以為此細事，有何不可，故手指牆命丈。事原有之，非云賣也。」富人謝罪求釋，所費不貲，而某甲已逃。

### 鬼妒二則

常德張太守之女，許周氏子，年□七以瘵疾亡。周別聘王氏女，年亦□七，甫締姻，尚無婚期，王女忽中惡，以手批頰曰：「我張四小姐也。汝何人，敢奪我郎君？」周氏子聞之，告太守。太守夫人治家素嚴，聞之大怒，懸亡女畫像罵曰：「汝與周郎連姻，尚未成親，汝死，周郎再娶，亦禮之常，何以往害王家女，無恥若是！」罵畢，折桃枝擊之。未數下，門外周郎奔來求饒，問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王女口稱，張四小姐呼痛去矣，並求替他母親說情，故婿特來。」王氏女竟愈。

杭州馬坡巷謝叟，賣魚為業，生二女，俱有姿，有武生李某，見而悅焉。李貌亦美，先有表妹王氏慕之，托人說婚，李卻王氏，就婚於謝，王氏以瘵亡。謝嫁未逾月，忽披髮佯狂，口稱：「我王氏也，汝一個賣魚婆，何得奪我秀才？」取几上剪刀自刺其

心曰：「取汝蜜羅柑。」謝叟夫妻秀才家燒紙錢作齋醮跪求，卒不能救。問：「蜜羅柑何物？」曰：「你女兒之心肝也。」未幾，女竟死。秀才又來求聘其妹，謝叟有戒心，不許。妹悅其貌，曰：「我不畏鬼，如其來，我將揮刀殺之，為姊報仇。」謝不得已，仍嫁與之。婚後，鬼竟寂然，為秀才生一子而寡居。

### 人面豆

山東于七之亂，人死者多。平定後，田中黃豆生形如人面，老少男婦好醜不一，而耳目口鼻俱全，自頸以下皆有血影，土人呼為「人面豆」。

### 粉槿

杭州范某，娶再婚婦，年五□餘，齒半落矣。奩具內橐橐有聲，啟視，則匣裝兩胡桃，不知其所用，以為偶遺落耳。次早，老婦臨鏡敷粉，兩頰內陷，以齒落故，粉不能勻，呼婢曰：「取我粉槿來。」婢以胡桃進，婦取含兩頰中，撲粉遂勻。杭州人從此戲呼胡桃為「粉槿」。

### 口琴

崖州人能含細竹，裝弦其上，以手拉之，上下如彈胡琴狀，其聲幽咽，號曰「口琴」。

### 蕪湖朱生

蕪湖監生朱某，家富而奢，待奴僕尤苛。捐州牧入都，路出荏平，以一二文之微，痛笞其奴。奴懷恨，夜伺其睡，持所用錫溺壺擊其頂門，腦裂而死。店主告官，置奴於法。

後□年，蕪湖趙孝廉會試，誤投此店，燈下見赤身披血而立者曰：「我朱某也，欲有所求。」趙曰：「汝奴凌遲，汝冤已雪，汝復何求？」曰：「窮極求救。」曰：「汝身雖亡，汝家大富，汝雖為鬼，不合苦窮。」曰：「我死後方知，生前所有銀錢，一絲不能帶到陰間。奈陰間需用更甚於陽間，我客死於此，兩手空空，為群鬼所不齒。公念故人之誼，燒些紙錢與我，以便與群鬼爭雄。」問：「何不歸？」曰：「凡人某處生，某處死，天曹都有定簿，非有大福力超度者，不能來往自如。橫死者，陰司設闕干神嚴束之，故不能還故鄉。」問：「紙錢紙也，陰司何所用之？」曰：「公此問誤矣！陽間真錢亦銅也，饑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亦無所用，不過習俗所尚，人鬼自趨之耳。」言畢不見。趙哀之，為焚紙錢五千而行。

### 白日鬼

有偷兒戚姓，技最工，攫取漸多，恐跡之者眾，因僦義塚旁敗屋居焉。有數鬼見夢曰：「若宜祀我，會且致富。」戚於夢中諾之，覺以為妄。亡何，鬼復見夢曰：「三日內祀我，出三日，則若於夜間所偷，予能白日取之。」戚倔強，覺而不祭。三日後，果大病，命其妻檢視諸物，徵鬼言驗否。時日亭午，諸物忽自移動，若隱隱有運之者。欲起奪之，手足如縛，物盡而縛解，戚病亦痊。乃大悟，笑曰：「我燒悶香迷人，今乃為鬼所迷，世俗所稱『白日鬼』，其斯之謂歟？」自此改行為善。

### 饒州府幕友

△溪袁如浩游幕西江，與寧都州程牧交好。乾隆三□一年，程公委署饒州府篆，邀如浩偕往。時郡署新遭回祿，前太守某被焚身死，程公到任，修葺尚未告成。

夜間，如浩持燈往廁中，遇一人年三□許，衣月白衫，舉頭望月，若有所思，惟下體所著鞋襪，模糊莫辨。見如浩至，拱手問訊。審其音，杭州人也，自言周姓，字澹庵。如浩因署內並無是人，詰所自來，乃歛歔告曰：「我非人，乃鬼也，我係前任司錢穀幕友。上年饒郡被災，太守某侵蝕賑糧，郡民聶某率領三□餘人赴部告准，蒙發本省大憲審問，弔核賑冊。不料，太守已早捏造印簿，升斗出入，皆有可憑。大憲為其所欺，遂將數人問成誣告，即行正法。此輩怨魂上訴都城隍，牒閻羅審訊，我係幕友，故被株連，又值公事甚忙，正在查辦饒郡災民冊子，候至月餘，始得審明，太守某冒賑是實，又冤殺數人，即遣鬼隸擒縛放入火中，以故在署燒死。我非同謀，罪雖獲免，而皮囊已腐，不能還魂，只得稽留在此。因停厝處被瓦木匠洩溺，終日穢雜，坐臥不安，先生肯為我移至郊外，含恩不淺。」言訖不見。

如浩次日尋至署後，果見黑漆棺一具停在牆邊，諸工作人在旁喧嚷，遂告知主人，昇至城外，擇地掩埋，作文祭之。

### 雷誅不孝

湖南鳳凰廳張二，賦性兇惡。父死，依母而居。母年七□餘，視若老婢，少不如意，輒加呵叱。鄰里忿極，欲鳴之官，母溺愛隱忍，反為調護。

乾隆庚寅六月七日，值其生辰，留群不逞飲酒食麵。家故貧，未娶，廚中僅母一人司炊。某酒酣索麵，母云：「柴濕火不旺，姑少待。」某怒，赴內呵責，母急捧一碗戰兢而至，因惶遽，忘下蔥姜。某益怒，按碗劈面打母，母倒地仰天大哭。忽天光晝晦，雲氣如墨，雷聲隱隱而起，某自知干天之怒，即扶母起，跪地謝罪。母亦代為跪求。某伏母後，抱持母足不放，雷電繞屋不去。母起立焚香，忽火光如流星飛入中堂，將某攝去，擊死於街。鄰里聚觀，同聲稱快。

朱孝廉名錦者適主敬修書院講席，聞而趨視，見其面目焦黑，左太陽一孔如針大，作硫黃氣。其身局縮如僵蠶，提起即長，放手即縮，蓋骨節已震碎矣。背間有字，似篆非篆，不能識。

### 桂花相公

江西豐城縣署後有桂花相公祠。相公之里居姓氏弗可考，相傳為明時人，作幕豐城令。有盜案株連數人，相公廉其冤，欲釋之，令不從，遂大怒，觸桂樹而死。後人尚其像，為之立祠，稱為「桂花相公」。相公甚靈異，宰斯土者，必先行香。凡有命案，發覺前一日，相公必脫帽見上，自露其頂。始而異之，積久如是，亦弗之怪。

### 落潦

海水至澎湖漸低，近琉球則謂之「落潦」。落潦者，水落下而不回也。有閩人過台灣，被風吹落潦中，以為萬無生理。忽然大震一聲，人人跌倒，船遂不動。徐視之，方知抵一荒灘，岸上砂石盡是赤金，有怪鳥見人不飛，人饑則捕食之。夜聞鬼聲啾啾不一。

居半年，漸通鬼語。鬼言：「我輩皆中國人，當年落潦，流屍到此，不知去中國幾萬里矣！久棲於此，頗知海性，大抵閩三□年落潦一平，生人未死者可以望歸。今正當潦水將平時，君等修補船隻，可望生還。」如其言，群鬼哭而送之，競取岸上金沙為贈，囑曰：「幸致聲鄉里，好作佛事，替我等超度。」眾感鬼之情，還家後，各出資建大醮以祝謝焉。

### 鐵公雞

濟南富翁某，性慳吝，綽號「鐵公雞」，言一毛不拔也。忽呼媒納妾，價欲至廉，貌欲至美，媒笑而允之。未幾，攜一女來，不索價，但取衣食充足而已。翁大喜過望，女又甚美，頗嬖之。

一日，女置酒勸翁曰：「君年已老，需此多錢無用，何不散之貧人，使感德耶？」翁大怒拒之，嗣後且防之，慮其花費。如是者半年，啟其所藏，已空矣。翁知女所竊，拔刀問之，女笑曰：「君以我為人乎？我狐也。君家從前有後樓七間，是我一家所居，君之祖父每月以雞酒相餉，已數□年。自君掌家，以多費故罷之，轉租取急，俾我一家無住宿處。懷恨在心，故來相報耳。」言訖不見。

### 夜星子

京師小兒夜啼謂之「夜星子」，有巫能以桑弧桃矢捉之。某侍郎家，其曾祖留一妾，年九□餘，舉家呼為老姨，日坐炕上，不言不笑，健飯無病，愛畜一貓，相守不離。

侍郎有幼子尚襁褓，夜啼不止，乃命捉夜星子巫來治之。巫手小弓箭，箭竿縛素絲數丈，以第四指環之。坐至半夜，月色上窗，隱隱見窗紙有影，條進條卻，彷彿一婦人，長七八尺，手執長矛，騎馬而行。巫推手低語曰：「夜星子來矣。」彎弓射之，唧唧有聲，棄矛反奔。巫破窗引線，率眾逐之。

比至後房，其絲竟入門隙。眾呼老姨不應，乃燒燭入覓。一婢呼曰：「老姨中箭矣！」環視之，果見小箭釘老姨肩上，呻吟流血。所畜貓猶在胯下，所持矛乃小竹籤也。舉家撲殺其貓，而絕老姨之飲食。未幾死，兒不復啼。

### 瘍醫

大興霍篋、霍筠、霍管，皆瘍醫子，筠獨秀逸出群，不屑本業，而喜讀書。父以其梗家教，怒而責之，賴有鄰翁姚學究者時來勸勉，因得肆力於舉子業。不數年父死，篋、管各行其術，頗能自贍，獨筠謀生計拙，日就窮困。

時值試期，筠步行之通州，一老僕相隨。因起身晚，行二□餘里，日已西下，苦無宿店。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，一嫗奔走氣喘。老僕遮問曰：「此處有人家借宿否？」嫗應曰：「正有急事去請外科，不得代借宿家。」筠急呼曰：「我曉外科，何不見請？」嫗問：「先生如此少年，可曾娶妻否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嫗大喜，就請同行，筠心疑其所問非所答。

俄至一莊，門庭壯麗，嫗請少待，容先入白老夫人。少頃，嫗率婢婦數□趨出曰：「老夫人奉請。」筠與老僕隨嫗行過□餘間屋，始到上房。夫人已相待於中堂，年約三□餘，珠環玉佩，光豔奪目，與筠行賓主禮，問姓字年齒及未婚原委。筠以實對，夫人之顏色甚怡，屏去侍婢謂筠曰：「身姓符，本籍河南，寄居於此。孀居無子，只生一女名宜春，年已□七，待字于家。忽患瘡疾在私處，不便令人醫治。嘗與小女商量，必訪得醫生貌美年少者，乃請療病，病癒即以小女相配。如先生者正是合式，但未知手段何如？」筠初念不過欲求一宿，及聞此語，喜不自勝。

夫人命喚蕊兒傳語，親攜筠手而行，歷曲室數重，始至閨闈。啟簾入，見麗人擁錦衾而臥。夫人謂女曰：「郎君乃良醫也，兒意可否？」女睨筠低語曰：「娘以為可便可耳。」夫人曰：「先生請看病，娘且暫去。」女羞澀不勝，蕊兒屢促之，乃斜臥向內，舉袖障面。筠坐牀側，款款啟衾，則雙臀玉映，穀道繡細而霞深，惟私處蔽以紅羅，瘡大如錢。筠視畢，覆衾下牀，夫人迎於門外，延至書齋，陳設精雅。筠麾諸婢出，碎扇上所繫紫金錠，調以硯水，攜入見夫人曰：「此藥忌陰人手，須親敷乃可。」夫人曰：「但得病癒，任郎所為。」筠復啟衾，摩娑其臀，溫存敷藥，女但微笑，不作一語。

越數日，瘡愈。夫人舉酒囑筠曰：「郎君之於小女，天使來也。」乃部署新室，涓吉合卺。新婚彌月，筠欲歸家，夫人曰：「此間荒野，不足棲遲。京師阜城門外有故宅一所，郎往居之。」筠遂同行，輜重甚富。既至宅，皆畫棟雕牆也。居數年，生子女二人。

一夕，宜春忽泣向筠曰：「夙緣已盡，明日將別矣，四□年後當復相見。」天明，攜手出門，彼此大慟。前已駐一犢車，望之甚小，夫人與宜春、蕊兒率女婢□數人乘之，車亦不覺隘，瞬息不見，宜春哭聲尤恍然在耳也。

筠後舉孝廉，出為某縣尹，究不知四□年後再見之說果何如耳。

### 產麒麟

蕪湖張姓者，賣腐為業，其妻孕□四月，生一麒麟，圓手方足，背青腹黃，通身翠毛如繡，左右臂有鱗甲，金光閃閃。墜地能走，喂飯能食，好事者以為祥瑞，方欲報官，而是晚死矣，距生時只七日。

### 生夜叉

紹興鄭時若秀才妻衛氏生一夜叉，通體藍色，口豁向上，環眼縮鼻，尖嘴紅髮，雞距駱蹄，落胎即咬，咬傷收生婆手指。秀才大懼，持刀殺之。夜叉作格鬥狀。良久乃斃，血色皆青。其母亦驚死。

### 石膏因果

嘉定張某，有名醫之號，偶下藥用石膏，誤殺一人。過後自知，深以為悔，然亦不便語人，雖家中妻子，無人知者。一年後，張亦患病，延徐某來診，定一方而去。臨煮藥時，張自提筆加「石膏一兩」，子弟諫，不聽。清晨服後，取方視之，驚曰：「此『石膏一兩』，誰人加耶？」其子曰：「翁親筆所加，翁忘之乎？」張歎曰：「吾知之矣！汝速備後事可也。」作偈語曰：「石膏石膏，兩命一刀。庸醫殺人，因果難逃。」過午而卒。

### 劉伯溫後輩

紹興上虞縣署後園有古墓，相傳新令到任拜城隍神後，必往祭之，由來舊矣。乾隆間，有冉姓者宰其地，禮房吏以舊例請。冉問：「從前縣令到任時，可有不禁者乎？」曰：「惟張某，性倔強，竟不行此禮，今現任湖北布政司。」冉曰：「我有志效張公。」竟不祭。

一日，至廳審事，見有古衣冠客乘輿至，逕上堂，冉竟不知為鬼，叱傳事吏何以不報。語未畢，其人下車拉冉入書室，語曉曉不可辨，但聞冉若與人爭辨者，亡何氣絕，作鬼語曰：「我姓蘇，名松，元末進士，為上虞縣令，死亂葬此，劉伯溫猶是我後輩也，汝大膽不祭！」或引張方伯故事折之，鬼云：「張某祿位盛時，我不能報。今其運盡，我將挖其眼矣。」冉家人環跪求恩，願多備牲牢祭奠。良久甦醒。冉懼，遂朝服祭之，尋果無恙。未幾，張方伯竟以事罪謫，遂至喪明。此事錢少詹辛楣先生為余言。

### 小那翁

參領明公，與小那翁交好。明奉差他出，三年還都。行至南小街市，見那立市中，仲夏衣棉衣，戴暖帽。明心異之，下馬執手，各道寒暄畢，那曰：「自與公別後，每為人欺，蒙公所贈騾，為某騎去不還，新居樹木被畜牧傷擾，家人不理。幸公歸，替我圖之。」語畢，明公上馬，那亦登車去。

明公歸語其事。家人云：「那死一年矣。」明公大駭，至那家問之，殮時衣服與途中所見同。問所贈騾，其子云：「在某家，據云先人所贈，故不敢索。」公呼某嚇之，道破其詐，乃追騾還其子。視其墓，果被牲畜踐損，為修葺封樹而還。其夕夢那來謝云：「愧無以報，明午屠市中有病騾，公買之，必獲大利。」明公如其言，果得騾。醫痊後，日行五百里。

### 水鬼罈

武林門外西湖壩人家，有老僕日暮取水，遠見水面一酒罈隨流而泛，因思採取亦可貯物。俄而罈已至前，用手取之。不意腕入罈口，口漸縮小，拖伊入水。急呼人救，獲免。

### 鬼市

汪太守僕人李五，由潞河赴京，畏暑，至晚步行，計天曉可進城。夜半，見途中街市甚盛，肆中食物正熟，麵飯蒸食，其氣上騰。腹且餒，入肆中啖之，酬值而出。及曉，遙望京城，猛憶潞河至京四□里，其間不過花園打尖草舍一二者，何以昨夕有街市如此盛耶？頓覺胸次不快。俯而嘔之，而蠕蠕然在地跳躍。諦視之，乃蝦蟆也，蚯蚓蟠結甚多，心甚惡之，然亦無他患。又數歲乃卒。

### 金娥墩

金娥墩在無錫縣城東南六□里，故南唐李煜妃墓地。娥能工詞翰，進忠言，煜甚愛之。越數年，煜發兵晉陵，挈娥同行，遇吳越王兵，不得進，娥適死，因葬於此。乾隆初年，居民耕地得磚，上篆四字云：「唐王寶印。」至今墓間尚多。更可異者，每當風雨之夕，常有女鬼見形，且泣且歌，曰：「日侵削兮三尺土，山川已改兮眾餘侮。」

### 翻洗酒罈

廣信府徐姓，少年無賴，鬥酒毆死鄰人，畏罪逃去。官司無處查拿，家人以為死矣。五年後，其叔某偶見江上浮屍，即其姪也，取而葬之。又五年，徐忽歸家，家人皆以為鬼。徐曰：「我以殺人故逃，不料入廬山中，遇仙人授我煉形分身之法，業已得

道，恐家中念我，特浮一屍，以相安慰。今我尚有未了心事，故還家一走。」徐故未娶，其嫂半信半疑，且留住焉。

一日，溲於酒罈，嫂大怒罵之。徐曰：「洗之何妨？」嫂曰：「穢在罈裡，如何可洗？」徐伸手入罈，拉其裡出之，如布袋然，仰天大笑，躡雲而去。至今翻底罈尚存。徐昔所毆死鄰家，早起在案上得千金。或云：「徐來作報，所云『了心事』者，即此之謂。」

#### 雷誅吉玃

湖州女子徐氏，生吃胎素，三歲後，即好念佛。攻至四歲，忽被雷誅。鄉人嘩然，謂雷無靈。及殯時，見有篆文在背，識者以為「唐吉玃」三字。

#### 狐仙親嘴

隱仙庵有狐崇人，庵中老僕王某惡而罵之。夜臥於牀，燈下見一女子冉冉來，抱之親嘴，王不甚拒；乃變為短黑鬍子，鬍尖如針，王不勝痛，大喊，狐笑而去。次日，僕滿嘴生細眼，若蝟刺者然。

#### 喇嘛

西藏謨勒狐喇嘛王死，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某所。乾隆八年，眾喇嘛乃持其舊器訪之。

至某所，有麼些頭人子，名達機，已七歲矣，忽指雞雞問母曰：「雞終將依母乎？」其母曰：「雞終將離母也。」達機曰：「兒其雞乎？」有頃，謂其父母曰：「西藏有人至此迎小活佛，曷款留之。」父母以為妄，不聽。達機力言之；其父出視，果有喇嘛數輩，不待延請，竟造其室。達機見之，跣趺於地，為咒話良久。眾喇嘛舉所用鉢、數珠、手書《心經》一冊，各以相似者付之，令達機審辨，得其舊器服珠持鉢，展經大笑。眾喇嘛免冠羅拜。達機釋鉢執經起，遍摩眾喇嘛頂，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，達機自服之。群喇嘛以所攜錦茵數層置中庭，擁達機坐。

其父不知所為，眾奉以白金五百，錦繒罽各數端，為其父壽，曰：「此吾寺主活佛也，將迎歸西藏。」其父以止此獨子，不許。達機曰：「毋憂，明年某月日，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。我乃佛轉世，不能留也。」其父不得已許之，亦合掌拜焉。眾喇嘛擁達機於達摩洞佛寺，遠近麼些千百成群頂香飯拜，佈施無算。留三日，去之西藏。

明年，其父母果如期生一子。

#### 夢中事只靈一半

涇縣胡諱承璘，方為諸生時，夜夢至一公府，若王侯之居。值其叔父在焉，其叔父驚曰：「此地府也，汝何以至？」承璘詢其叔父：「有何職任？」叔父曰：「為吏爾。」承璘請查其祿命，叔父閱其籍曰：「一窮諸生耳。」承璘再三哀懇，求為之地。其叔父不得已，乃以他人祿命與之相易，曰：「此大弊也，若破，罪在不赦，可若何？」因以其所易籍示之：庚子科舉人，雍正年恩科進士，任長垣縣知縣，某年月日終。且謂之曰：「爾鄉試，須記用卦名。」因以手推之，一跌而寤。

承璘庚子科首題「歲寒」一節，因用屯、蒙、剝、復等卦成文，果得高魁。癸卯恩科成進士，又數年，授長垣縣知縣，一一不爽。無何屆死期矣，因豫辦交盤，且置酒與親友作別，沐浴易衣，靜坐而待。至黃昏後，忽嘔血數升，以為必死矣。徐徐平復，竟不死，復活餘年。至乾隆六年，壽終於雲南糧道。夢寐之事，忽靈忽不靈如此。